

「潛水鐘與蝴蝶」研讀心得

(高英工商教師：蔡慧美)

研讀教師：蔡慧美
書名：潛水鐘與蝴蝶
作者：Jean-Dominique Bauby
出版社：大塊文化
總頁數：127 頁
出版日期：1997 年 10 月
售價：150 元
內容大意：本書是作者在中風之後，透過拼字方式，披露他回憶過往甜蜜記憶時，有如被禁錮在深海潛水鐘裡的蝴蝶。書中，作者常藉著一些美好的回憶，堅強自己追求生命延續與痊癒的希望，但不久又孤獨無力的陷溺在憂傷絕望的深淵中…。

假設性做看看：如果你的身體一動也不動，右眼被縫死，只能用左眼看世界，一耳全聾，另一耳經常嗡嗡作響，臉上的表情只能眨眼睛或是點頭。——你要如何發洩情緒？長此以往，你能想像自己會變成怎樣的性情？

『潛水鐘與蝴蝶』的作者 Jean-Dominique Bauby，就是這樣一個「準植物人」。他由一個「脾氣暴躁、對書熱情、愛好美食、不加節制，有輛紅色敞篷車」的前法國 Elle 雜誌總編輯，意氣風發，雲行天際。突然如下凡歷劫的仙人，變成「那張臉好像泡在一個裝滿乙醇的罐子裡。嘴巴變形、鼻子受創、頭髮散亂……眼神裡充滿了恐懼。一隻眼睛的眼皮縫合了起來，另一隻眼睛瞪得大大的。……癱瘓了、啞巴了，成了半個聾子，……所剩下的僅僅是蛇髮女美杜莎般的驚悚駭人。」

病因是腦溢血，因為心血管發生意外，腦幹喪失傳導的功能，使大腦與末梢神經無法聯結，從頭到腳全身癱瘓，意識清醒地封閉在自己的內在世界中，無法和人溝通，醫學界稱之為「閉鎖症候群」。

慶幸他的守護天使（他的語音矯正師桑德琳），幫助他用他僅存能活動的左眼皮，用眨眼睛選字母的方法，辛苦的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拼湊成一個字詞，把

他單眼看世界的景象、心情記錄下來，使作者還有和世界對話的管道。藉此回信給親友，證明自己不是「蔬菜類」(植物人)，讓自己和外界有感情的互動，也讓自己「驕傲的自尊心稍稍可以端得起來」。

* * * * *

「頭彷彿千斤重，而且好像有潛水鐘之類的東西緊緊罩住我的全身」，作者形容他病後的肉體，有如禁錮在深海的潛水鐘裡；『當我困頓如繭的處境，比較不會壓迫得我透不過氣來，我的心就能夠像蝴蝶一樣四處飄飛。』把他被鎖死在時光隧道中，錯雜著快樂、希望、孤獨與絕望的思想，比喻成無邊飄舞的蝴蝶。

書中，作者常常藉著一些美好的回憶，堅強自己追求生命延續與痊癒的希望，但不久就又孤獨無力的陷溺在憂傷絕望的深淵中。字裡行間不時浮現作者活潑躍動與幽默的本性，和他企圖用談諧自嘲化解他的無力與無奈，卻反而讓讀者和他一起陷入一股幽幽莫名的愁緒中。真的是一本連快樂都憂傷的書。南方朔先生在「眼神寫成的纏綿之書」的序言中說：「這是一本生命纏綿之書，也是一本孤獨之書。」一點也沒錯。

* * * * *

作者在閉鎖狀態下，身心的痛苦交焚、心境反覆激盪，「幾個小時的時間慢如蝸牛，幾個月的時間卻迅如閃電」，分分秒秒病床上的時間，睜眼閉眼都是同樣病房的景置，心緒的煎熬不斷和時間纏鬥，無止境的回憶，紛飛的思緒如暗潮漩渦，不斷糾纏，不斷打轉，卻又無法離心跳脫，猶如活在夢幻中。而所有無端無地的想像，又始終無法擺脫籠罩的死亡陰影。

開一扇門、跑跳哭笑、抱抱自己的孩子和他們玩笑，對所愛的人傳達愛意、期待假日的玩樂，這本是一般人自然而且簡單易行的事，可是，對一個像作者那樣離不開病床的病人，卻是一種奢求。

時時刻刻分分秒秒，如饑餓的嬰兒渴望母親飽滿乳汁的胸脯，他企盼親人慰藉溫柔的聲音；想像著一覺醒來奇蹟出現，卻又一次次面對絕望，面對死亡，面對再也看不到熟悉世界的恐懼，從焦慮、追溯原因、期盼奇蹟到平靜面對現實，面對沒有尊嚴的療程，卻只能沮喪無力、孤獨自憐的咀嚼自己身心的痛苦。

無語問蒼天，蒼天也無言。當一個人掉入這種悲痛的深淵時，地球依然轉動，依然日升，依然日落，人們依然不斷的來來去去，談笑依舊，生活依舊，不稍停留。這對只能躺在病床上，或者依靠別人用輪椅把他推到某個角落去看世界的病者，該是如何的羨慕與無力的哀痛？

作者不斷用自我解嘲、苦中作樂、冷靜自省，甚至苦行的心態，替愁苦困頓的自己，在有限的空間以及悲慘黯淡的生活裡，尋找生存下去的理由，向命運做困獸之鬥。這種不肯放棄希望的心情，不曾經歷生死困境的人，絕對難能體會。

* * * * * *

作者本打算改寫一個現代版的「基度山恩仇記」，只是還沒來得及付諸行動，「文學的神祇和神經病理學的神祇似乎都決定以其他的方式來懲治我」——不應該篡改大師作品，讓他變成「基度山恩仇記」書中處境最悲慘的諾爾帝亞好爺爺（他是到截至作者寫作本書為止，唯一出現在文學作品中，第一位患有「閉鎖症候群」的人）。

作者的父親在他住院時，寄給他一張相片「靠海的貝爾克，一九六三年四月」，那是他之前在貝爾克一遊之後的留影，最後卻如此不堪的身陷貝爾克海軍醫院，終其一生。

人生真的是天生注定？還是一連串巧合？或者真有所謂預告徵兆？

時也命也運也，下一秒鐘自己會如何，有誰知道？俗話說「英雄也怕病來磨」，一旦生病，多少豐功偉績畢竟都過去了。躺在病床上，是完全沒有尊嚴的。作者說的一點也沒錯：「救生醫療技術的進步，使得病人所受的刑罰更加精巧。」最進步的救生醫療技術，只是讓病人延長生命去承受新式的刑罰罷了。生命是延續了，可是卻用另一種不堪的形式活著。我不禁想：「好死不如賴活」這句話真的對嗎？人真的該為了活下去而活受罪？還是選擇死得有尊嚴些？或許，為了就算

僅有一絲一毫的可能生存下去的機會，仍然有人寧願接受那種時刻分秒的的心靈恐懼和肉體的折磨吧。

「生命」究竟依照怎樣的規則在運作？它又想要顯示或啟發什麼哲理？它是如此多樣面貌，又都脫離不了生老病死的共通模式。有人用盡方法要生，也有人一心求死。綜觀現在的社會現象：想活下去的人，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繼續活下去；能活下去的人，卻又因為無法忍受種種現實生活的身心折磨，選擇自殺，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
我想：能健康自在的活著，即使不免憂傷、挫敗、不如意，和作者「潛水鐘」式的生活相比，我們都要為自己能跑能跳能哭能笑，這樣簡單自然的生活而慶幸。平安是福、愛惜生命、心存感恩。

生死、是非，其實完全是自由心證。所以，凡事順其自然吧！而後，學習『把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當作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分一秒』，凡事立時行動，活在當下，讓自己的人生少一些「悔不當初」。

李義山「錦瑟」一詩：

錦瑟「無端」五十絃

一絃一柱「思華年」

莊生曉「夢迷」蝴蝶

望帝春心「託」杜鵑

滄海月明珠「有淚」

藍田日暖玉「生煙」

此情可待成「追憶」

只是當時已「惘然」

這首詩正是每個人生的最佳寫照：變化萬千的人生，其實沒有什麼道理，一樣充

滿無限的希望、迷惘、無奈與無數的追悔。

唉！嘆一聲：多情，多苦啊！！

完結

（本書寫到西元 1996 年 8 月停止，出書後兩天，作者於西元 1997 年 3 月 9 日溘然長逝。）

附記：

大學時，最疼愛我的祖父往生，至今三十幾年了，他老人家平躺在床上，一臉蠟黃的臉龐，依舊烙印在腦海中；祖母病中四肢骨瘦如柴，攙扶著的她孱弱的身軀，記憶猶存；弟弟有些浮腫變形的臉是最後的記憶；爸爸死在醫院的照護中心，死時沒有親人在他身邊；我個人在民國八十九年八月驗得乳癌；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定期追蹤檢驗報告顯示，疑似癌轉移到胸骨。

死亡的悲傷雖然一直揮之不去，但是，我並不恐懼死亡，只是本書作者字裡行間述及的複雜感受，我感同身受。

我的日子一樣過一天算一天，常常笑著告訴別人，大概自己前世造孽太深，債沒還完，才能繼續活著還債。

也常常沙盤推衍自己將死的情境，該笑呢？終於償還完前世債，可以脫離這折磨的人生；該哭呢？為即將離開親愛的人，心中有太多的不捨；還是又哭又笑呢？夾雜太多複雜的情緒。其實是自己太多慮了吧！就在那一刻，由生到死之間，有多少時間可以重新搬演一輩子的前塵往事？來得及在那短短之間去倒帶嗎？自己這一生的感受，是快樂？是痛苦？是煩惱？是悔恨？是驕傲？是於願足矣？還是有或多或少的遺憾？唉！這不是人生的全部嗎？

生死都由不得自己，生命過程中的酸甜苦辣也只能自己嘗受。生老病死酸甜苦辣的生命過程，其實是一樣的，喜怒哀樂愛惡欲的感受也是一同，只是呈現的形式與畫出的線形不同。身為人類的我們只有無能為力。

古人說：「神仙難救無命客」「閻王註定三更死，不能留人到五更」面對無常，

覺得晴天霹靂、自暴自棄、一蹶不振的反應，都情有可原；懷抱希望，期盼一覺醒來奇蹟出現，也不過份。但是，更積極的做法應該是聖嚴法師所說「面對它、接受它，處理它，放下它」

生與死都是大事，是人類生命的起訖，生是喜？死是悲？「面對生活」的這一套心理學，也一直是人類生活中很重要的學習課程，